

英国经典侦探小说彼得·温姆西勋爵探案系列

证人风云

CLOUDS OF WITNESS

美国著名畅销书女作家伊丽莎白·乔治最新作序

[英] 多萝西·塞耶丝 著 李晨 霍雨光 译



群众出版社

英国经典侦探小说彼得·温姆西勋爵探案系列

证人风云

[英] 多萝西·塞耶丝 著

李晨 霍雨光 译 王秋海 审校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证人风云 / [英] 塞耶丝著; 李晨, 霍雨光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8.9
(神探温姆西勋爵)
ISBN 978-7-5014-4337-6

I. 证… II. ①塞…②李…③霍… III. 侦探小说—英国—
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5358 号

证人风云

著 者: [英] 多萝西·塞耶丝
译 者: 李 晨 霍雨光
审 校: 王秋海
责任编辑: 张 蓉
封面设计: 章 雪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hs.com
信 箱: qzs@qzch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6 开本
字 数: 188 千字
印 张: 11.5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4-4337-6 / I · 1786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序言

我喜爱多萝西·L·塞耶斯的侦探小说,喜爱的程度可能会让那位杰出的小说家在坟墓里翻过身来。数年前,演员伊安·卡迈克尔主演了她的很多作品,后来我在加利福尼亚州亨廷顿海滩的公共电视台上看过这些作品。我记得放映之前主持人详细介绍了塞耶斯的生平与职业生涯:她早年从牛津大学毕业,翻译过但丁的作品。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给我印象更深的是她那位快乐的侦探彼得·温姆西勋爵,我把她的小说都找来读了一遍。

由于我没有——时至今日也没有——读过多少侦探小说,所以我一直没有听说过这个令人称奇的人物。于是我快速地把与他有关的事情扫了一遍:从他说话时的纨绔习气到他的家庭关系。我发现自己立即爱上了温姆西,爱上了他那位镇定、如影随形的男仆邦特,那位被丹佛公爵撤下的贵妇,那位乏味的公爵及其难以忍受的公爵夫人,那位圣·乔治子爵,还有查尔斯·帕克和玛丽夫人……在多萝西·L·塞耶斯的小说中,我找到了自己真正喜欢的人物:他们过着“真实”的生活,他们不仅仅是主角。在过去的侦探小说中,为了方便,这类主角没有任何社会关系来扰乱小说家的故事情节。

我觉得,无论是我作为读者还是后来成为小说家,多萝西·L·塞耶斯都教给了我很多东西。自推理小说的黄金时期^①以来,很多侦探小说都把故事情节局限在罪行、嫌疑人、线索和障眼法等方面,而塞

^① 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段时期被称为英国侦探小说的黄金时期。译者注。说明:本书中的注释均为译者注。

序言

耶斯却不把自己的作品囿于这样一个狭窄的范畴。她把犯罪行为 and 继之而起的调查仅仅当做一个更大的故事的框架——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称为骨骼,在这副骨骼上面挂上一个比它大得多的故事所需要的肌肉、器官、血管和形体上的种种特征。我喜欢把她的作品称为图案丰富的小说,在这样的小说中,有背景(从牛津到德文郡^①动人的海滨,到单调与荒凉的芬斯^②),有不仅仅是作为罪案调查人员的人物贯穿故事主要情节与陪衬情节,有世事与文学象征,有引经据典。总之,我称塞耶斯的小说是“没有任何俘虏”的侦探小说。她的写作不屈尊自己迁就读者,而是相反,她设想读者可以达到她期望的水平。

我觉得,在她的小说中,有一种我从未在侦探小说中见过的丰富性。使我着迷的是她对于细节的细致处理,这是她安排故事情节的典型特征。在《九曲丧钟》中,她教给了我有关铃声的知识,在《毒药》中,她教给了我有关砒霜的知识,在《俗丽之夜》中,她教给了我有关牛津建筑之美的知识。她什么都写,从密码术到酿酒学,她对两次大战之间那段疯狂时代的描写让人无法忘怀,这两场战争标志着明显的阶级体系的消亡,预示着一个隐伏的阶级体系的开始。

然而,在塞耶斯的作品中,更为突出的一点是她对人的生存状况的探索。她八十年前塑造的人物的

① 英格兰西南部一地区,与英吉利海峡交界。旧石器时代时期形成,在8世纪成为威塞克斯的一部分。

② 英格兰西部和瓦士湾南部的一片低地,早期被罗马人夺取,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被遗弃,近代开垦利用芬斯是从17世纪开始的。

序 言

爱恨情愁今天仍然真实生动。今天人们行为背后的动机并不比 1923 年彼得·温姆西勋爵首次公开露面时复杂。事过境迁,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塞耶斯笔下的英国在很多方面都无法辨认了。但是,今天重拾塞耶斯的小说也有其固有的乐趣,之一便是看清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怎样改变了我们对于周围这个世界的看法却无法改变我们人性的本质。

当我开始犯罪小说的写作生涯时,我曾经对别人说,如果我的名字能够和多萝西·L·塞耶斯的名字被人们相提并论,我就会感到非常满足。值得高兴的是,我的第一部小说问世之后,就有人把我和她相提并论了。如果我给读者提供的细节和欢乐与她的温姆西系列小说有所接近,我确实就觉得自己成功了。

塞耶斯的小说的重新发行是一件大事,这一点是无疑的。因为一代又一代读者都欢迎她进入自己的生活,开始一段令人难忘的旅程,而陪伴他们的则是一个更加让人难忘的同伴。在灾难临头、身陷麻烦的关头,人们也许会求助于福尔摩斯来寻找一个快速的解决办法。但要寻找慰藉,在变迁兴衰的人生当中生存下来,那不依靠彼得·温姆西勋爵就不行了。

伊丽莎白·乔治^①

2003 年 5 月 27 日

于加利福尼亚州亨廷顿海滩

^① 伊丽莎白·乔治,美国著名作家。曾获得安东尼奖、阿茄莎奖以及多项世界大奖。

目 录

1 宿 怨	1
2 绿眼猫	16
3 污迹和血迹	30
4 他的女儿,怕得要命	45
5 圣荣光大街和圣和平大街	55
6 玛丽一反常态	63
7 俱乐部和子弹	71
8 帕克记供词	79
9 高尔	83
10 世上没有不变的事	93
11 米利巴	103
12 不在现场的证据	116
13 曼依	128
14 斧之刃朝向他	135
15 围栏倒了	147
16 第二条线索	150
17 雄辩的死者	155
18 申辩词	160
19 谁回家了?	169

1 宿怨

“哦，这件事是谁干的？”

——《奥塞罗》

彼得·温姆西爵士舒舒服服地躺在默利斯宾馆的床上。解开巴特西谜题费了他不少力气，于是听从朱利安福雷克先生的建议来休假。他已经厌倦了每天早晨看到绿园前吃早餐；并且意识到去买头版报纸对于他这个三十三岁的人来说运动量还不够；伦敦的刑事案件过于复杂。他离开家以及朋友来到科西嘉的荒野。过去三个月里，他拒收任何信件、报纸和电报。他出去爬山，在远处小心地欣赏科西嘉的美丽农妇，研究那里的宿怨。这样的环境出现犯罪合情合理，而且有趣。作为他心腹兼助理的邦特牺牲了文明社会的礼节习惯，和他不修边幅地脏在一起，还将他忠实记录指纹的照相机对准了风景。真是令人耳目一新啊。

然而现在，血案又找上了彼得爵士的门。于是他们昨天深夜坐火车到了巴黎并取了行李。秋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梳妆台的银顶瓶子上，映出了灯罩和电话的轮廓。不远处的水声表明邦特正在放洗澡水（冷热都有），并且摆好香皂、浴盐、大块海绵以及带长柄的毛刷，可以舒舒服服搓背。彼得爵士睡眼惺忪地说：“生活就是比较，科西嘉——巴黎——伦敦……早上好，邦特。”

“早上好，爵士。天气不错，爵士。您的洗澡水已经准备好了。”

“多谢。”彼得爵士边说边对着太阳眨了眨眼。

这是个很气派的浴缸。他泡进去后想自己怎么可能去过科西嘉。他越洗

越高兴,甚至哼起歌来。在半梦半醒的间隙,他听见侍者端来了咖啡和面包。咖啡和面包!他一跃而起,擦干身子,穿上浴衣,走出了浴室。

令他大吃一惊的是,邦特正安静地整理他装衣服的箱子。然后他又吃惊地发现昨晚敞着的袋子已经“整装待发”了。

“怎么回事,邦特?”他说,“咱们要呆上两周,这你知道的。”

“对不起,爵爷,”邦特毕恭毕敬地说,“看过《泰晤士报》(每天早上空运过来,保证速度很快)后,我肯定您希望立即前往谜谷。”

“谜谷!”彼得大叫,“怎么了?我哥哥出什么事了吗?”

邦特把报纸递给他,开头是这样的:

谜谷审讯

多佛公爵

因谋杀罪被捕。

彼得爵爷一下呆住了。

“我想您不愿错过任何事情,”邦特说,“所以我就自作主张——”

彼得爵爷回过神来。

“下班火车几点出发?”他问。

“请原谅,爵爷。我想您会选择最快的方式。所以我订了两张维多利亚飞机的机票。十一点三十分起飞。”

彼得爵爷看了一眼手表。

“十点,”他说,“很好,干得不错。天哪!可怜的老将军因谋杀被捕。真为他担心啊,可怜的家伙。总是反感我与警察和法院搅在一起。现在可好,轮到他自己了。彼得·温姆西爵爷要坐在证人的位置上——为兄弟感到悲痛。多佛公爵坐在被告席——这更糟。天哪!但人总是要吃早饭的。”

“是的,爵爷。报纸里有审讯的全部记录。”

“嗯。顺便问一下,谁在处理这个案子?”

“是帕克先生,爵爷。”

“帕克?好的。出色的老帕克!告诉我他是怎么管上这事的以及现在情况如何。”

“要我说,爵爷,我想调查应该会很有趣的,因为有好几个提示性极强的证据。”

“从犯罪学角度看,我敢说是有趣的。”彼得爵爷边说边坐下来享受牛奶咖啡,“但即使不从犯罪学角度看,这件事发生在我哥哥身上也太奇怪了,不是吗?”

“啊，”邦特说，“爵爷，人们说有了兴趣一切都好办。”

有关丹尼斯·凯斯嘉上尉被杀一案的审讯今天在约克郡北行政区的谜谷进行。他的尸体星期四凌晨三点在多佛公爵狩猎居住小屋的温室门外被发现，在谜谷庄园。证据表明死者前一晚曾与多佛公爵发生过争吵，后来在庄园附近的灌木丛处被人枪杀。犯罪现场附近找到了一把公爵的手枪。多佛公爵被判谋杀罪。公爵的妹妹玛丽·温姆西女士本已和死者订婚，出庭作证后一病不起，现在庄园修养。多佛公爵的夫人昨日从县城赶回并出席了审讯。全篇报道请见第12页。

“可怜的老将军！”彼得爵爷边想边翻到第12页，“可怜的玛丽！我想知道她是否真的喜欢那个家伙。母亲总认为她不喜欢，但玛丽自己从没有明确表过态。”

全篇报道从介绍谜谷小镇开始，多佛公爵近来在那里占用了—一个狩猎居住小屋。悲剧发生时他正与一群客人呆在那里。公爵夫人不在时，玛丽·温姆西是女爵爷。客人们分别是上校玛琪班和他的夫人，杭·弗德里·阿布诺，贝蒂谷·罗宾森夫妇，以及死者丹尼斯·凯斯嘉。

第一证人是多佛公爵，他说是他发现的尸体。他说自己在十月十四日星期四凌晨三点由温室门进入庄园，当时他的脚踢到了什么。他打开手电，发现丹尼斯·凯斯嘉的尸体躺在脚下。然后他立即将尸体翻了过来，发现凯斯嘉胸部中了一枪。他的确已死。当多佛俯下身子靠近尸体时，他听见了从温室传来的哭声，抬头一看，发现玛丽·温姆西女士正惊恐地向外注视着。然后她从温室里走出来喊道：“哦，上帝，杰拉德，你杀了他！”（哗然）*【这篇报道虽然和彼得爵爷在《泰晤士报》上看到的非常相似，但已由帕克先生做了些改动。】

验尸官：“你当时听到这句话感到吃惊吗？”

多佛公爵：“我对整件事都感到惊讶。我想我当时对她说，‘不要看！’她说，‘哦，是丹尼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一起事故吗？’我呆在尸体旁边，让她去叫醒庄园里的其他人。”

验尸官：“你想到会在温室见到玛丽·温姆西女士吗？”

多佛公爵：“我说过，我已经完全惊呆了。根本没有想过这事。”

验尸官：“你还记得她当时的穿着吗？”

多佛公爵：“她好像穿的不是睡衣。（笑）我认为她穿了一件大衣。”

验尸官：“玛丽·温姆西女士是和死者订婚了吗？”

多佛公爵：“是的。”

验尸官：“你很了解死者吗？”

多佛公爵：“他是我父亲的一个老朋友儿子；父母双亡。他应该大部分时间住在外国。我在战争期间见过他，1919年他来到丹佛居住。今年年初和我妹妹订婚。”

验尸官：“你和家人都同意了吗？”

多佛公爵：“那是当然。”

验尸官：“凯斯嘉上尉是个怎样的人？”

多佛公爵：“我只能说他是绅士。我不知道他1914年入伍前干了什么。我想他应该靠自己的收入生活；他父亲很有钱。是个神枪手，擅长运动。在那晚以前我从未听到有人说他不好。”

验尸官：“那晚你听说了什么？”

多佛公爵：“其实这件事相当奇怪。他——如果不是托米·弗里本所说——我是不会相信的。”（哗然）

验尸官：“恐怕我必须问你究竟要指控死者什么？”

多佛公爵：“我没有要指控他什么。我的一个老朋友跟我说了一件事。当然了，我认为他说得不对，于是去找凯斯嘉，令我吃惊的是，他居然承认了！后来我们都发了火，他对我破口大骂，然后冲出了庄园。”（又一阵哗然）

验尸官：“争吵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多佛公爵：“星期三晚上。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很大的哗然）

验尸官：“请各位安静。现在，请您详细描述一下争吵过程。”

多佛公爵：“是这样的。我们白天在沼地呆了很长时间，晚饭也吃得很早，然后大概九点半时，我们想去睡觉了。我妹妹和贝蒂谷·罗宾森夫人慢慢地上了楼，我和凯斯嘉又打了一盘桌球。这时我的男仆弗莱明拿来一封信。你要知道，这些信晚上任何时间都可能来，因为我们离村子有2.5英里远。不对——我当时不在桌球室——我正在给放枪的房间上锁。信是我一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写的——托米·弗里本——我们认识是在——”

验尸官：“哪里？”

多佛公爵：“哦，牛津的耶稣教堂。他在信里说我妹妹在埃及宣布订婚的事了。”

验尸官：“在埃及？”

多佛公爵：“我是说托米·弗里本当时在埃及。这也是他之前没有写信的原因。他在那儿当工程师。他是战后去的，在尼罗河源头附近的一个地方，完全没有书信往来。他在信里问我能不能‘原谅他介入’这件微妙的事情中，问我知不知道凯斯嘉是谁。说他战争期间在巴黎见过他，他靠玩牌作假生活——他

向我发誓这是真的，还说了详细的地址。他说他知道我会因为他插手而把他的头砍下来——我指弗里本的头，但他在报上看见了那个男人的照片，觉得应该让我知晓。”

验尸官：“这封信让你吃惊吗？”

多佛公爵：“开始难以置信。要不是托米·弗里本说的，我会立刻把信扔进火里，即使是他说的，我仍不知所措。我想说，法国人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只有弗里本例外，他是个谨慎的人。”

验尸官：“你当时怎么做的？”

多佛公爵：“我越看越讨厌它。但我不能置之不理，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去找凯斯嘉。我思考这一切时，他们都上楼去了，于是我上楼去敲凯斯嘉的房门。他说，‘什么事？’或‘干吗？’之类的话。我说，‘我可以和你谈谈吗？’他说，‘长话短说。’我很惊讶，他一向很有礼貌的。我说，‘其实我收到一封内容不好的信，想最好直接给你看一下，以便把整个事情说清楚。信是我的一个在大学认识的正直的朋友写的，他说他在巴黎见过你。’‘巴黎！你来这儿跟我说巴黎？’‘不要岔开话题。’我说。‘你到底什么意思？’凯斯嘉说，‘快说，然后回去睡觉，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好吧，’我说，‘有个叫弗里本的人说他知道你在巴黎靠玩牌作假赚钱。’我本以为他听后会大发雷霆，但他只说，‘那怎么了？’‘那怎么了？’我说，‘当然，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我是不会马上相信这种事情的。’然后他说了一句有趣的话，‘相信不要紧——这说明一个人了解另一个人。’‘你是说你不否认吗？’我问。‘否认也没有好处，’他说，‘你必须自己决定，没人能否认。’然后他突然一跃而起，差点碰翻桌子，然后说，‘只要你现在离开，我不在乎你怎么想和怎么说。看在上帝的份儿上，让我一个人呆会儿吧！’‘看，’我说，‘你完全不必这样。我没有说我相信，其实，’我说，‘我相信一定是弄错了；只是，你已和玛丽订婚，’我说，‘我不能对此事置之不理，不是吗？’‘哦！’凯斯嘉说，‘如果你担心的是这个，那大可不必。已经结束了。’‘结束了？’我说，‘但我昨天还和玛丽谈这事呢。’‘我还没对她说。’他说。我说，‘这他妈太棒了。你以为你是谁，随便抛弃我妹妹？’我从头至尾说了很多话。‘你可以出去了，’我说，‘我不需要你这样的蠢货。’‘我会出去的。’他说着推开我冲下楼去，出了前门，然后前门砰地被他关上了。”

验尸官：“后来你做了什么？”

多佛公爵：“我跑回卧室，我的卧室窗户下面就是温室，我朝外面喊不要做傻事。外面大雨倾盆寒气逼人。他没有回来，于是我让弗莱明将温室门开着——万一他改变想法回来的话。然后，我就去睡觉了。”

验尸官：“你对凯斯嘉的行为做何解释？”

多佛公爵：“我完全不敢相信，但我想他可能得到了一些风声，发觉自己的事情败露了。”

验尸官：“你对别人说过这事吗？”

多佛公爵：“没有。不是什么好事，所以我想最好明早再说。”

验尸官：“那么你没有再做什么吗？”

多佛公爵：“没有。我没有出去找他。我当时很生气。另外，我想他很快会改主意的——因为外面真的很不好受，而且他穿得很少。”

验尸官：“然后你安静地上床睡觉而且再没看见死者？”

多佛公爵：“直到第二天早上三点我被他绊倒为止。”

验尸官：“哦对。你能说说为什么那个时候会在门外吗？”

多佛公爵（迟疑）：“我没睡好。出去散散步。”

验尸官：“在凌晨三点？”

多佛公爵：“是的。（突然有个想法）你知道，我妻子不在家。”（后面传来了笑声和议论声）

验尸官：“请安静……你是说你在十月的一个大雨倾盆的夜晚去花园散步？”

多佛公爵：“对，随便溜达溜达。”（笑）

验尸官：“你几点离开卧室的？”

多佛公爵：“我想应该是两点半吧。”

验尸官：“你从哪条路出去的？”

多佛公爵：“从温室的门出去的。”

验尸官：“你出去时尸体不在那儿？”

多佛公爵：“哦，不在。”

验尸官：“你本该看见的吧？”

多佛公爵：“大人，我一定是从上面跨过去了。”

验尸官：“你具体在哪儿散的步？”

多佛公爵（含糊其辞）：“就在附近。”

验尸官：“你没听到枪声？”

多佛公爵：“没有。”

验尸官：“你走到离温室门和灌木丛较远的地方了吗？”

多佛公爵：“挺远的吧。可能这就是我没有听到枪声的原因吧。一定是这个原因。”

验尸官：“你离那里有四分之一英里远吗？”

多佛公爵：“我想是的——哦，对，绝对有！”

验尸官：“比四分之一英里还远？”

多佛公爵：“可能吧。我走得很快，因为很冷。”

验尸官：“朝哪个方向？”

多佛公爵（明显的迟疑）：“庄园后面一带，向着草坪。”

验尸官：“草坪？”

多佛公爵（更有把握了）：“是的。”

验尸官：“但如果你在四分之一英里以外的地方，那你肯定已经走出石子路了。”

多佛公爵：“我——哦是的——我想是的。对，我在草地上走了走。”

验尸官：“你能把弗里本写给你的那封信给我们看看吗？”

多佛公爵：“当然——只要我能找到。我想是放在口袋里了，但那个苏格兰场的家伙管我要时，我没找到。”

验尸官：“你会不会不小心毁掉了？”

多佛公爵：“不会——我确信我把它放在——哦。”此时证人带着一脸困惑停了下来，然后脸羞得通红——“我想起来了。我把它销毁了。”

验尸官：“太不幸了。怎么会呢？”

多佛公爵：“我刚才忘了，现在想起来了。恐怕信永远也回不来了。”

验尸官：“也许你还留着信封？”

证人摇了摇头。

验尸官：“那么你无法向陪审团证明你确实收到信了？”

多佛公爵：“除非弗莱明还记得。”

验尸官：“哦，是的！我们可以核查一下。谢谢你的配合。传玛丽女士。”

这是位高贵的女士，经历了十月十四日凌晨发生的悲剧，是死者的未婚妻，她的出现引来了下面的同情声。她容貌美丽，身材苗条，粉色的脸颊变得苍白，似乎悲伤过度。她一身黑色，陈述证词时声音很低，有时甚至无法听见。*【摘自报纸，而非帕克】

在向她表示同情后，验尸官问：“你和死者订婚多久了？”

证人：“大约八个月。”

验尸官：“你在哪儿初次见到他？”

证人：“在伦敦我弟妹的家里。”

验尸官：“那是什么时候？”

证人：“我想是去年六月。”

验尸官：“你对订婚一事感到高兴？”

证人：“非常高兴。”

验尸官：“你肯定经常见到凯斯嘉上尉。他对你讲过他的过去吗？”

证人：“不是很多。我们彼此不很信任。我们通常聊些共同的爱好。”

验尸官：“你们有很多可以聊的？”

证人：“哦，是的。”

验尸官：“你从没注意到凯斯嘉上尉心里一直想着什么？”

证人：“没什么特别的。他前几天看上去有些焦虑。”

验尸官：“他说过在巴黎的生活吗？”

证人：“他说过那里的剧院和娱乐场所。他很了解巴黎。我去年二月和几个朋友在巴黎，当他在时，他带我们到处转。那是在我们订婚后不久。”

验尸官：“他说过在巴黎玩牌的事情吗？”

证人：“我不记得了。”

验尸官：“关于你的订婚一事——是否就钱达成过什么协议吗？”

证人：“好像没有。结婚的日子没有确定。”

验尸官：“他总是很有钱吗？”

证人：“我想是吧。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验尸官：“你从没听他抱怨缺钱花？”

证人：“难道有谁没抱怨过吗？”

验尸官：“他是个乐观向上的人吗？”

证人：“他情绪波动很大，一天一个样。”

验尸官：“你已从你哥哥那儿听说死者要解除婚约。你自己想到过吗？”

证人：“一点儿都没有。”

验尸官：“现在你有什么想法吗？”

证人：“绝对什么也没有。”

验尸官：“你们吵过架吗？”

证人：“没有。”

验尸官：“据你所知，星期三晚上你还与死者有婚约并且不久后就要结婚了，是吗？”

证人：“当然当然。”

验尸官：“他不是——请恕我提出这样的问题——那种会自杀的人吧？”

证人：“哦，我从没想——我不知道——我想他可能会吧。这样就能解释他

的死了,对吗?”

验尸官:“玛丽女士,请不要难过,少安毋躁——你能详细告诉我们你星期三晚上到星期四凌晨都听到和看到什么了吗?”

证人:“大约九点半时,我和玛琪班夫人以及贝蒂谷·罗宾森夫人上楼去睡觉了,所有男人都在楼下。我对丹尼斯道晚安,他看起来一切正常。邮件送来时,我没有下楼,而是立刻去了自己的房间。我的房间在庄园的后部。我听见贝蒂谷·罗宾森先生大约十点上了楼。贝蒂谷·罗宾森夫妇住在我的隔壁。另外几个男人也随他上了楼。我没有听到我哥哥上楼。大约十点一刻,我听到两个男人在走廊里大声谈论着什么,然后听见一个人跑下楼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后来,我听到走廊里有急促的脚步声,最后,我听见我哥哥关上了门。然后,我就上床睡觉了。”

验尸官:“你没有查看是怎么回事吗?”

证人(漫不经心):“我认为可能是一些关于狗的事情吧。”

验尸官:“那后来呢?”

证人:“我在三点醒了过来。”

验尸官:“是什么让你醒的?”

证人:“我听见了枪声。”

验尸官:“枪响前你没有醒是吗?”

证人:“我可能半睡半醒。我听得很清楚。我确定那是枪声。过了几分钟,然后下楼查看情况。”

验尸官:“你为什么没有叫你哥哥或其他男人?”

证人(语气嘲讽):“为什么要叫他们?我想那只是偷猎者罢了,而且我不想在那个时间弄得大惊小怪的。”

验尸官:“枪声离庄园近吗?”

证人:“相当近,我想。——当一个人被惊醒时,很难说清远近——因为声音听起来总是很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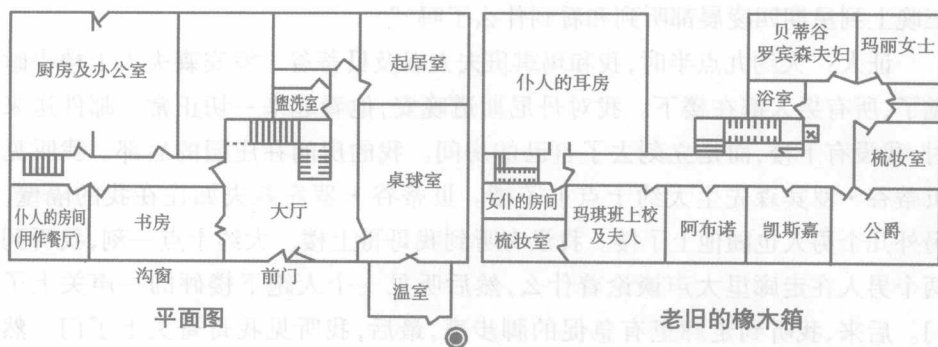
验尸官:“不会在庄园里或温室里吧?”

证人:“不会,在外面。”

验尸官:“那么,你自己下了楼。你真勇敢,玛丽女士。你是立刻去的吗?”

证人:“不是。我想了几分钟;然后我光脚穿上鞋,穿上一件厚厚的大衣,戴上一顶羊绒帽子。我想我是在听到枪声五分钟后离开卧室的。我下楼穿过桌球室来到温室。”

验尸官:“你为什么选择这条路线?”



证人：“因为这比打开前门或后门都快。”

此时，一张谜谷庄园的平面图呈递到陪审团面前。这个寓所有两层，若干房间，风格传统，由现任房主沃特·蒙塔先生租给多佛公爵一季，蒙塔先生现在在美国。

证人(继续):“当我走到温室门口时,看见一个男人蹲在那里看地上的什么东西。当他抬起头,我吃了一惊,原来是我哥哥。”

验尸官：“你之前觉得是谁？”

证人：“我也不知道——一切发生得太快。我以为可能是盗贼吧。”

验尸官：“你哥哥说你看到他时大叫，‘哦，上帝！你杀了他！’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证人(脸色十分苍白):“我认为我哥哥一定是碰上了盗贼,出于自卫向盗贼开了枪。”

验尸官：“你知道公爵有左轮手枪？”

证人：“哦，是的——我想是吧。”

验尸官：“然后你做了什么？”

证人：“我哥哥让我上楼求助。我敲开了阿布诺先生以及贝蒂谷·罗宾森夫妇的房门。然后，我突然感到一阵眩晕，于是就回到卧室吃了些提神盐。”（*一种提神药，散发出的气味可治疗昏厥，主要成分是碳酸氨。——译者注）

验尸官：“你一个人吗？”

证人：“对。大家都乱作一团。我实在受不了了——我——”